

地理政治论

——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

〔英〕 P·奥沙利文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理政治论

——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

〔英〕P. 奥沙利文 著

李亦鸣 朱 兰 朱 安 译

李亦鸣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Geopolitics
by Patrick O'Sullivan

根据Croom Helm Ltd出版社1986年版译出

地理政治论
——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
〔英〕P. 奥沙利文 著
李亦鸣 朱兰 朱安 译 李亦鸣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迁安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28千字
1991年11月第一版 1991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640册
ISBN 7-80049-723-2/D·57 定价：4.15元

译者前言

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小亚细亚，并把他那个位于爱琴海的小小王国的疆域推到大陆腹地的兴都库什山前的时候，当北方的游牧部落大肆南侵逼得古代中国的一朝朝帝王修筑起浩繁的万里长城的时候，人类也许已经在不同的位置上开始地理政治进程了，然而地理政治的概念直到20世纪才被全面地认识。

—

地理政治又称地缘政治，一些西方学者把它与达尔文的进化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潘恩的人权论以及马克思的资本论等学说看成是改变世界的思想。地理政治理论的出现标志了人类历史进入全球政治的纪元。70年代以来它在学术上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更新，在国际经济与政治以及思想舆论界中影响深远。

地理政治学说用社会的地理透视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探讨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国家民族与区域结盟的空间历史、起源及演化规律，它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介于人文地理学、国际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乃至世界经济贸易研究之间的交叉理论，与政治地理学不同的是，它更侧重于国家或民族间关系的整体性与战略性问题的研究。

6/24/91/22

地理政治学整体地看待全球或区域的经济政治活动及国家间关系，在地理系统的水平上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历史、时局与发展的空间表象的演化机制，它的学科渗透广泛，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心理、军事、民族、人口、技术和综合国力等诸多方面。由于地理政治学说产生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世界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做为战略理论的德国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的一些概念曾被纳粹宣传所借用，以及德国学说在后来研究中滋长的大日尔曼主义的消极影响，曾在学术上造成一些无谓怀疑，加之过去因学术界研究中所受的种种羁绊，所以在我国曾有人把这些学说一味地斥为帝国主义扩张政策的理论工具和伪科学，更谈不上学科理论的研究，现在看来这种局面自然结束了。今天，世界性的改革调整潮流正在掀起，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更大的程度上走向一体化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竞争；中国的改革开放要求深化，社会主义的政治改革正在酝酿；民族文化意识的落后面已被深刻地反映，在这种现实面前，地理政治理论无疑会给中国社会注入观察世界的新的思维体液。

地理政治研究很有实际意义。我国面临着政治、经济、外交与国防等一系列问题，面临开放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的艰巨课题，它们须从根本上考虑地理政治因素的影响。此外，关系国家利益的相应课题还有领海与公海、国家边疆、祖国统一及新旧省区的划置等具体问题。甚至思想文化界在反思我们民族历史与国情的时候，也强烈地涉及到地理政治的命题。因为地理政治理论不仅是一种实证性的研究，而且还触及了历史哲学的深层，诸如文明的兴衰与更迭；社会的民主与专制；民族的发达与落后；世界的发展与环境；人类

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可以从它对国际社会的地理透视中得到深刻反映。地理政治研究不仅有社会历史的经验性研究的一面，并且在实践上还具超前与规范性研究的一面。如麦金德1904年的“大陆腹地说”之于尔后发生的一次世界大战；豪斯霍弗尔的德国地缘政治学之于后来爆发的二次大战；斯皮克曼的“大陆边缘理论”对后来冷战时代的影响；当代世界地理政治研究对核时代条件下东西方关系缓和、南北问题加剧、世界新的战略格局与新秩序的形成产生的影响等等。民族与国家的历史兴衰，权力中心的消长可以看成是一种与地理政治密切关联的问题。“大日本”的“东亚共荣圈”并没有给它带来军事奇迹，但战后日本出现的经济奇迹却正在促成新的“亚太经济圈”；第三帝国建立“欧洲新秩序”的“大经济空间规划”(Grosswirtschaftsraum)^①已化作泡影，而战后形成的“欧洲共同体”却成了它在现实中巧妙的反照；人类世界的文明进程是海权国家与陆权国家的对立，还是民主与专制的对立？是泛欧罗巴还是泛亚细亚，是欧洲中心论还是“太平洋世纪”？在历史的决定论与或然论面前，人们的思考会遇到愈加多的选择与困惑，而地理政治研究正在这些困惑中孕育着某种启示，愈来愈多的政治领袖与专家学者意识到，在观察纷纭的社会发展与国际事务问题时，新型的地理政治学思想在改变着人们的传统思维定势。地理政治研究不是脱离宏观世界的整体去单一地观察社会，它强化对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与地理等重大社会要素的

① 这个规划由区位理论家A·韦伯制定，它以德国、法国北部、波西米亚、摩洛维亚和北意大利构成欧洲工业核心，外围是由一系列以农业区为主的地带：

综合分析，对学科研究形成一种严谨的整体性约束，给多方位的完备的探讨提供了可能。

二

英国奥沙利文博士的《地理政治论》中译本的出版或许会给中国读者提供这一理论发展的概观。同时，从一定意义上可以弥补我国政治文化的某种缺憾。奥沙利文博士曾就读威斯康星大学地理系和伦敦经济学院，现任美国佛罗里达州大学教授，他是经济学家又是地理学者，而《地理政治论》这本命题恢弘的论著则表现出他的经济学观点与地理学见识双重的论证力量，也是他对此前发表的两部论著：《地理经济学》和《战争的地理学》的扩展与补充，应该说作者对地理政治现实的分析和所怀的中产阶级政治理想代表了西方学界与公众舆论对国际安全、世界和平与社会发展这些当代全球性课题的关注心态。正如作者谈到本书的写作意图时所表白的：“地理政治学是一个地理学家所能献身的最为重大的课题。”

本书是近年来西方出版的一部颇有新意的地理政治专著（与此同时发表一本内容关联的书《20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中译本将由解放军出版社于1991年末出版），旨在以精炼的阐述重构地理政治的理论框架，深入剖析核时代的世界时局与当代国际经济与政治的地理表象。它在欧美学界反响很大，受到世界经济、政治地理、国际政治等学科的注意，对本书的大量评论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更多赞许之词。

毋庸讳言，作者在某些方面的观点与中国的思想意识相左，理论方法上也有可加质疑的地方，请读者自加分析鉴别，

在此不必求全责备。诚如作者本人所言：建立一种经得住任何检验而又不带暧昧色彩的地理政治模式，期望是微小的，而本书提出的理论所能达到的最佳目标，是构造一个表征世界的机制，以提供一种能与虚假说教对辩又可利于客观思考的透视。面对开放、改革与国家振兴中的重重困惑与选择，倘若我们能以独立的思考对西方地理政治学加以新的认识与借鉴，研究探讨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上跟地理政治密切关联的诸多问题，则会对中国大有现实意义。

本书1987年初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列入其出版计划，成稿如期交付，原定1988年出版。但由于种种原因终未能如期印行。原书写于1986年，1989年以后国际形势有很大变化，书中所述与今天的世界格局有很大出入，为供读者参考未予删节。近年来由于变化迭宕的国际大气候世人瞩目，本书出版再受重视，加之热心的领导与朋友多方帮助，才使译本今朝面世。在此致谢以下各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朱宏达；中国科学院吴传钧；军事科学院王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何新；国防大学程明群；中国国际咨询公司李建军；还有褚朔维、陈宾宾、石恺、马思东等许多友人为此书的出版所给予的真诚帮助。

本书各章译文分工如下：朱兰译第二、三章；朱安译第六、八章，李亦鸣译第一、四、五、七章；全文由李亦鸣统校。限于译、校水平，文中如有差错，恳请读者赐正。

亦 鸣

1988年中秋稿，
1991年4月补叙

目 录

第 1 章	冲突、领土与距离.....	(1)
第 2 章	动机与决策.....	(19)
第 3 章	世界观念种种.....	(29)
第 4 章	理论问题.....	(53)
第 5 章	距离与实力.....	(69)
第 6 章	实力的衡量.....	(99)
第 7 章	交流与联系.....	(115)
第 8 章	战争与和平.....	(133)

第1章 冲突、领土与距离

地理和政治

本书写作的目的是论述地理条件对国家间关系产生的重
要影响。不论是在友邦还是在敌国之间，国家政府间亲和与
影响的连结力量是政治与文化距离的问题，同样也是地理距
离的问题。在追溯战争的原因和过程方面，距离与空间在宏
观战略层次上诚然是举足轻重的。然而在更为局部的时间和
空间水平上，地理的具体状况又对殊死的战斗提供直接的作
战条件并有力地影响到战争的结局。

不管我们情愿与否，国际政治的危机关头乃是战争，它
使人们用大国的狂暴争夺来标注历史。爆发这些屠杀和毁灭
的直接原因大多是争夺地盘。政治的权威被设想为在地球
上的某些部分进行扩张，而这方面的权力竞争则是谁的法令
在何处有效。从人类生存的观点来看，当今许多明显超出一
个民族或国家范围的重大问题和最严重的争端，都发生在超
级大国的势力范围不明确的地方。

即使我们把世俗的资源利用看得很重要，但人们还是把
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资，花费到相互厮杀或是准备战争上
去。那些毕生与战争为伍的人们，那些终身致力于武器制造
和为此而献力献策的人们，耗费了世界上大量的财富。人们
在政治上打交道时，总是把我们日常生活的道德准绳束之高

阁，而情愿杀戮和残害他国人民，毁坏他们的财产，或对其生命财产形成威胁，为的是让自己的领袖胜利前进。暴力一直就是预备好的手段，大多数文明社会的主要特点是为战争进行准备。老者备战、并诱导青年去杀敌。过去，敌人一般只是异国的青年男子，但是现在还包括了妇女、儿童和老人以及我们这个地球自身。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一直是为了控制更多的领土，这仍然是冲突的主要根源。人类生活与安宁的最大危险不是来自思想意识上的抽象冲突，而是来自大国武力的交锋，或者是它们的附庸国对某块土地的争夺。不管是用什么“革命”或“民主”的辞藻来自我辩解，发生这些冲突的契机是为了控制领土。各国之间冲突的基本量度是地理性的。地理政治学研究的是权力的行使者之间的地理关系，他们或是国家的统治者或是跨国集团的领导人。这些关系的终极状态则是战争，不管我们怎样憎恨战乱带来的破坏性，这毕竟是解决较量过程的重要方法。战争为民族间的事务提供一幅消极的写照，从而勾画出世界上和平共处与角逐竞争的范围。

今天，在世界上164个国家中有45个国家的400万以上的人民被卷入战争，而过去的3年多里已有500万人在战争中死亡。战乱集中发生在连结非洲大陆和欧亚大陆的枢纽部位并且散布在整个非洲大陆、南亚和拉丁美洲各地。爆发这些血与火的战乱的主要背景，绝大多数是地方性的。战火被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动的摩擦及个人野心所点燃，而并非都是为了征服和统治世界阴谋的组成部分。有时，一个强国的政府利用这些局部的战斗来使另一个强国感到偏促不安。或者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们为了寻求掩饰自己控制附庸国家事务上

的缺乏预见、不称职守和无能为力，便声称麻烦的祸根在于附庸国头面人物的有害领导，以此作为自己控制的理由。苏联发言人声称美国政府支持了阿富汗的伊斯兰圣战者，而珍妮·柯克帕特里克^①（Jeane Kirkpatrick）对萨尔瓦多游击战的看法有些混淆了全球的整体关系，她宣称“东方人侵犯我们南部的边境”是不能为“西方”所容忍的。实际上有些掌握权力的人士和机构也许就相信全球政治的简单化理论，他们遵循这些理论去拟定外交政策声明。但这种针锋相对的激烈言辞，不管是发自内心的信念还只是为了保全面子的策略，它们都扭曲了大国对他国冲突的态度。采取这些看法不是以当地的是与非的判断为依据，而是野心和竞争的炫耀式的发泄。

意象地图（Mental maps）

各大国外交政策机构对于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冲突的反应，实际上已经概括出在他们头脑中的政治地理的意象（image）。这些意象不时地接合在一起，构成一幅幅影响强烈的寓言式的图景。他们在地球上的划分界线明显超出了民族国家的疆界。描绘世界上164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地理图显然漏掉了某些内容。各大国的政治家和有关的官员们起码都有一张所谓“我们的”领土和“他们的”领土的意象地图，他们用这种意象地图来代替国界线，在这种意象地图中他们如入无人之境。这些意象地图上的分界线当然不会与两大营垒的地理界线相吻合，而各方领土要求的重迭，会使跨

① 美国里根政府前驻联合国的女大使。

——译注

越大陆的大国危险势力相互之间靠得太近，妨碍了彼此的安逸。

1981年11月26日的《经济学家》刊出一篇带有图解的关于“东西方斗争”的分析报告，按亲苏和亲美的国家各两种不同倾向程度绘出了四类状态的地区范围，并画出不结盟国家或是被争取国家的第五类状态。这篇报告是为美国及一些西欧国家就反对苏联而进行适度军备问题所展开的讨论专门发表的。这一讨论中含蓄地流露出各自政府对东、西方目标及对他们敌手的全球野心的预测。

尽管持强硬态度的西方领导人谴责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领土侵略，称赞美国政府的防御性的利他主义（altruistic）态度，然而保卫“自由”和含糊其辞的美国的“国家利益”是足以使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侵入他国的地方省份或是彼此未定的中间地带进行辩解的。围绕着苏美对抗轴心的势力范围意象不断地编造这个竞争的雄辩言辞。自1950年以来，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已经离两极竞争的图景愈来愈远，尽管核威慑基本上仍然是双头垄断。

当然，可以用绘制地图来表示美苏刚好能称得上施加政治领导的领土范围，把一些国家纳入这一阵营或是那一阵营还是留在不结盟国家里，以便反映出消息灵通人士和新闻界的流行看法，如下页图1-1。但是，对于两个霸权的这种毫不掩饰的陈述将会招来反对、异议和拒绝。北朝鲜目前是倾向于俄国还是中国；卡扎菲对苏联是一个创造性人物还是一个棘手人物；今天法国总理是亲近大西洋还是对欧洲人更有感情；苏联机构是否愿意给伊朗支付款项；马谢尔（Machel）总统对南非的恭谨是否标志着莫桑比克转换了阵营——所有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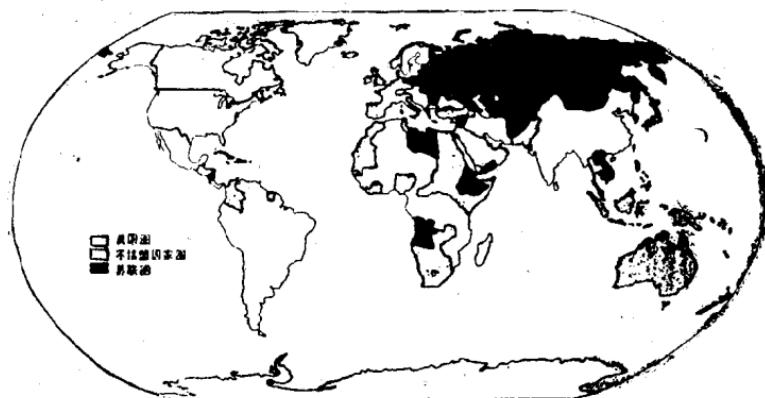


图 1—1 势力范围

些都是没有定论的思考，而且这些因素将会日复一日地变换着地图上各国的颜色。诸如此类的地图是一种交替演变过程的瞬间速写，而且不时地受着突变后果的影响，所以没有持久性的关联。但是从政治家们的谈话及其辞令中所表达的意象来看似乎确有一些类似追求的构想，这提供了他们的世界安排和对人类命运攸关的抉择。这提供了他们的世界势力范围的分疆划界和全球筹划中的侵略与吞蚀表现了政治家的恐惧和设想，而他们的野心角逐的记分牌就是一张地图。

用三种色阶简化表示的霸权地图并没有多少价值，无非是为偏执狂在政治上提供暂短的粗糙图像，要确切地表现国家间关系的详细差别及其意义的多重性，需要的图例将远比《经济学家》刊载的五色阶地图^①的为多。美苏的军事优势是无可争议的，但自1950年以来，他们在中国、东南亚和

^① 见本书第6章图6—1。

——译注

拉丁美洲的势力影响一直是推来推去前后摇摆，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和非洲暂时取代了欧洲人的撤离，他们在试探开进又在相互纠缠。

地理政治学 (Geopolitics)

尽管有沃尔斯泰特 (Wohlstetter) 和邦奇 (Bunge) 的反对，然而，任何实力领域的制图实际所暗示的是，国际影响的力量强度确实还反映了与对专制强权的距离关系。一个国家与列强大国之间的距离越远，保持中立的前景就越好。可以引出种种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实力的规模随着距离的延长而减小。本书的主要目的是从理论上和经验上探讨这种衰减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了表明这种问题与距离和位置有关，我已经将本书命名为“地理政治论”，也就是说用地理上的明智判断来理解或是治理人类各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政治是一种政府的艺术，那么“地理的” (geo-) 这一前缀就是指应用地理认识为此而服务。虽然这一术语往往用于对外政策，但一些内政问题显然也能通过运用地理见解深得裨益。

地理学家在外交上所提供的服务是强调运用地理防御来对付竞争对手的野心。在处理国与国关系时，尽可能地向人们灌输客观的地理真实。距离、不利地形以及海洋对参战人员和他们的辎重也造成了不易克服的障碍，美国、苏联、西欧和中国的城市之间与资源基地之间在空间和幅员上是如此广大和难以应付，致使它们彼此不能担保直接进攻并征服另一个国家的能力。然而对和平的主要危险似乎在于依附着这些强大国家的脆弱的附庸国和邻国所遭到的间接破

坏。在对待这些意外事件的表现上，统治者、政府要员以及公众舆论的战略、策略、信条与一些荒诞的想法，常常是在地理的现实和用来标志外交势力与危险的意象地图之间出现脱节。由于地理上的错觉和误解，酿成了恐惧和仇恨。

本书要写的两个主要论题就是地理上的神话与真实之间的差距，以及距离对于过大的野心的持久的抑制能力。

动　　机

我们必须首先研究那些决定和操纵国家关系的人们的动机和他们的世界观念，以便令人信服地分析上述这些问题，这是本书第2章的主题。业已证明，为了提出一个能经受住一般检验的有效理论而把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动机编纂成一部完整的法典，那是不可能的。的确，无数的事件否定了简单的功利主义或利他主义目标的假想，还有单调的理论说明。然而某些人想要控制别人生活的顽固欲望似乎确实存在。他们在伦理道德的外衣和意识形态的辞令掩盖下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历史不断记载着那些桀骜不驯的个人和集团的结局，他们似乎与生俱来就有飞扬跋扈的冲动。马丁·路德（M. Luther）称之为敌对的意向，即唯我独尊的君主精神。假若不是谦逊和自律的约束或是他人的制止，其结果则可能是地球上的大片地区被划为他们的领地。看来为了归纳总结政治生活的地理分布，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进取精神的存在。运动员个人在国际比赛中，普遍地接受这种精神以作为基本动力。从这一观点来看，任何一种开拓竞争优势的失败或是从别国的领土上撤退，既可以解释为重整力量以备再战的韬略，也可以理解成软弱无能的表现。

感 知

历史还使人看到，统治者像我们大家一样地容易误解世界的本质和他人的意图。层出不穷的事件只能归因于冒失的愚蠢行为和无知寡学。自本世纪40年代以来，苏美交往中屡遭麻烦，究其原因，不仅由于双边官方的声明和行动的信件往来匮乏，也是由于各自的基本目标和行动相互脱节——不仅由于口是心非的行经，还有感知^①上的错觉。本书第3章探讨了世界上诸如此类的各种感知。

为了研究探讨对政策起引导作用的感知，我们从各种圣传的和古典的世界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领土意识着手进行了论述，用国家的地位感与一个像基督教或伊斯兰教那样的更大的群体进行对比。帝国主义和全球霸权的见解和问题，把我们引进马汉、麦金德和豪斯霍弗尔（Haushofer）的地理政治学。

为了追溯划分今日势力范围基础的世界观念的起源，有必要探究一下马克思主义中的地理政治背景；列宁的地理感知的改变；俄罗斯传统和意识形态立场的综合产物；毛（泽东）主义的言辞和久负盛名的中国宇宙论。与这些看法相反，公开的英国帝国主义和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给那些与美国崛起称霸有关的混合动机提供了楷模和目标。门罗主义，“民主”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帝国主义是演变成美国外交的思想、言论和行为的某些脉络。“范围”（sphere）、

① 感知是行为地理学研究中引用的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含有两层意思，一是由各种感觉获得印象，二是解释或说明感觉印象的意义。

——译注